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策問

策問七首

歐陽脩

策問二首

劉敞

策問二首

范鎮

策問二首

張載

私試策問一首

蘇軾

國學秋試策問一首

蘇軾

省試策問一首

蘇軾

進士策問三首

劉攽

私試進士策問二首

蘇轍

私試武學策問一首

蘇轍

爲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一首

程頤

省試策問二首

范祖禹

策問一首

劉跂

策問一首

晁詠之

策問七首

歐陽脩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眾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歌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將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閒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爲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爲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爲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爲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閒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爲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旣誅古盡去古

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此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採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古者爲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眾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爲繁矣其州縣大小

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眾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民刑以防之此其淺者爾今自宰相至於州縣之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爲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治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繁其可簡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爲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政事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修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爲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

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
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爲其
民者亦有畋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
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酺禋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
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
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
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愷悌必如是之勤且
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
盛歟然爲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
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爲言之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旣正而分田制祿可坐
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
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爲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
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

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爲乎然亦不害其爲治也
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爲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
依古制更名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
加于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爲不便也嗚呼孟子之
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爲不便則孟
子謂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
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
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
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
之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爲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
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
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
謂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

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執各由其人爲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爲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爲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子之所謂者有背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同異者以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于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爲士者修仁義

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於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
下者知上之不薄於己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
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爲
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
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
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
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
本欲其復古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
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
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爲之先其執亦奚由而合也宜
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今者以對

策問二首

劉敞

問唐時歲舉進士至煩矣然所取不過三四十人今國家閒四
歲乃一舉進士至簡矣然取之多或至五六百人議者甚疾此欲

放唐制則恐賢士失職者眾欲仍舊貫則吏員不可勝紀夫賢士失職者眾則怨必興於下吏員不可勝紀則力必屈於上裁此二者宜奈何諸生極意畫焉

問學者治仁義之術皆稱孟軻軻譏宋牼之言利也曰號則不可是所慎者莫如號也然而軻教梁齊之君則曰好勇不害好樂不害好貨不害好色不害夫勇之與樂貨之與色足爲號乎軻之譏人甚詳而自任太略軻不宜至此者也試相與辨之

策問二首

范鎮

問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卽若若春秋之凡然學者不可以不知也當條八者之意與夫著于篇者之說則可以觀從政之能不能也

問契稷同出於鬻而分治商周方堯舜時功德俱施於民者及湯武有天下國號曰商號曰周以明受之於祖也高祖起漢中定秦暴虐號曰漢得之自己也國朝太祖受周禪平五代之亂起於

宋號曰宋得之亦自已也 僖祖嘗遷矣乃者復還而東向法商周乎抑法漢乎將前世亦有考乎其明言之

策問二首

張載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衰也季康子患盜孔子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制產厚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其分宜若可爲也今欲使舉世之民厚賞焉不竊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嗣述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聲病售有司爲不得已爲貧之仕誠何心哉蓋孤秦以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儒者風義寢弊不傳而士流困窮有至糟悍不厭自非學至於不動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爲利矣求口實而朵其頤爲身謀而屈其道習久風變因不知求任非義而反羞循理爲不能不

知陰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今欲舉三王教胃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修阜四方養士之財使寒俊有歸而衣食足取充之計講擢之方近於古而適於今必有中制眾君子彊學待問固將裨起盛明助朝廷政治著于篇觀厥謀之得失

私試策問一首

蘇軾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旣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由異姓也呂氏旣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爲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景帝之世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以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旣已無足憂者而

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旣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爲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搯腕而遊談者以爲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侯而內脅其君宦官旣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爲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爲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國學秋試策問一首

蘇軾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爲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是漢宣之厲精始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其爲勤一也昔之爲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爲斷一也昔之爲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其爲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常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爲之與懲其敗而不爲此二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詆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苻堅之斷與晉武何以辨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觀焉

省試策問一首

蘇軾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
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功博矣 陛下嗣位于今
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爲而天助之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
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
子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賓興於庭將必有意於孟子
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堯舜
尚矣學者無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也今考其
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嗇夫才之過人者也
才者遺而不錄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兵
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
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
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爲過
之旣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爲不如而魏文帝乃以爲

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爲賢歟將自謂不如爲賢歟漢文所以爲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進士策問三首

劉攽

問古者藏冰以禦雹災禁原蠶以蕃馬四時改火以救民疾出土牛以送寒氣夫天人相感皆以其類凡此數者其說謂何且其說皆春秋周禮月令聖賢之記非鄙近淺陋所傳述者諸生毋以不通而輕沮毀之也

問古有宗子者以管領族人今不知其說如何爲之者何人分大小者何故領族人之狀何若累世之後有所斷絕否今世亦可行之乎當爲明說焉

問古者議事以制不爲刑辟今國家憲章完具毫髮以上皆存約束而言治者常曰不盡人情其爲吏者皆便文自營無惻隱之實以故政事多不及古或以謂宜簡節而疎目求忠信之士敦龐之人以付之夫人不易知恐未獲議事以制之美而矯虔吏舞文以